

叙利亚危机的演变

吴冰冰

内容提要：2011年3月，在中东变局的背景下爆发了叙利亚危机。从2011年3月到7月是反对派和平示威的阶段，之后转入武装冲突并演化为全面内战。2012年底，叙利亚反对派经过整合形成全国联盟和最高军事司令部的政治、军事组织架构。伊斯兰主义武装组织从2011年开始出现，到2014年初形成了“伊斯兰阵线”、“努斯拉阵线”和“达伊什”组织三方并立的局面。国际社会围绕叙利亚危机出现严重分歧，美、欧以及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等地区国家支持反对派；俄罗斯和伊朗则是叙利亚政府的支持者；中国秉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主张政治解决。外国圣战主义武装分子大量进入叙利亚，而各地的什叶派也在叙利亚组建民兵武装。2014年6月，“达伊什”组织势力急剧扩展，引发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发动空中打击；2015年3月，“努斯拉阵线”对叙利亚政府形成重大威胁，俄罗斯主导下的四国联盟发动军事打击行动。2015年底，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出现了积极势头，但其前景受多种因素影响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关键词：叙利亚 中东 伊斯兰主义 什叶派

叙利亚危机爆发至今已延续五年。在叙利亚危机中，形成了美、俄等外部大国及伊朗、土耳其、沙特等地区力量和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势力三个层次互动的复杂格局，反政府力量内部也存在国内外政治反对派、温和武装组织和激进与极端伊斯兰主义武装并存的局面。叙利亚危机及其外溢，涉及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地区战略格局、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国内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经济状况以及中东地区意识形态发展趋势和国际极端主义势力态势等多个层面。尽管近期叙利亚危

吴冰冰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所所长。

机出现了政治解决的积极势头，但这一危机多层次互动和多层面综合的特点，决定了其全面解决的前景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一、危机爆发和反对派整合

叙利亚危机是在中东变局的背景下爆发的。2010年底始于突尼斯的中东变局，在短短三个月内引发突尼斯和埃及两个阿拉伯国家政府倒台。2011年3月初，在叙利亚南部靠近约旦的德拉，15个少年在街头涂写要求叙利亚政府下台的涂鸦。他们被叙利亚安全部队逮捕后，遭到酷刑，这在德拉引发民众不满和抗议。3月15日，包括首都大马士革在内的叙利亚多地出现游行示威，这是叙利亚逐渐陷入严重危机的开始。

从2011年3月到2012年底，是叙利亚危机爆发和温和反对派的政治和军事整合阶段。2011年4月初开始，民众游行示威的规模日益扩大。6月6日，在北部伊德利卜省的吉斯尔·舒古尔镇，武装分子攻击该地的叙利亚政治安全局，打死约120名叙安全部队成员。12日叙利亚军队反攻，夺回该镇。这是叙利亚危机中第一次出现反对派的武装活动。7月4日，叙利亚空军上校利亚德·艾斯阿德叛逃，并于7月29日正式宣布成立反对派武装“叙利亚自由军临时军事委员会”。这两个事件标志着叙利亚危机从和平示威转入武装冲突。

在这个时期，叙反对派主要包括五种力量：“传统反对派”，包括库尔德势力、部落首领、流亡政治人士和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从叙利亚军队叛逃的军人；从2011年4月22日开始出现的“地方协调委员会”，是在日益动荡的社会中形成的地方自治性质的组织；在2000年改革和2005年哈里里遇刺危机中形成的各种非政府组织，主要关注民主、人权和媒体自由等领域；示威民众形成的社会动员力量。¹

叙利亚国内的危机引发地区和国际力量的介入。叙利亚与土耳其关系的变化对叙利亚局势具有重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由于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幼发拉底河水资源分配和历史上的哈塔伊省领土纠纷等问题，叙利亚和土耳其关系紧张。1998年，双方签订《阿达纳协定》，关系有所缓和。2000年巴沙尔担任叙利亚总统、2002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推动双边关系全面改善。2004年，巴沙尔访问土耳其，这是68年来叙利亚总统第一次访问土耳其。不仅如此，巴沙尔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还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2011年3月叙利亚危机爆发，土耳其对叙利亚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土耳其认为这是叙利亚穆兄会在叙利亚政治中发挥作用的机会，对土耳其有利。

地区和国际力量的介入导致叙利亚局势更加复杂。

¹ James L. Gelvin, *The Arab Uprising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First Edition, 2012, pp.112-114.

2011年4月，叙穆兄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开会，谴责阿萨德。8月9日，土外长达乌特奥卢访叙，对叙利亚政府施压，要求采取措施进行正式改革，并表示中止土叙经贸联系及所有协定的实施。同时，土耳其还在哈塔伊省设立营地，接收叙利亚军队叛逃的军人。叙利亚政府没有按照土耳其的意图行事。8月23日，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宣布在伊斯坦布尔成立；10月2日，该组织正式公布了组织架构。11月，达乌特奥卢再次访问叙利亚，要求巴沙尔将4个部长席位交给叙穆兄会，并允许境外的穆兄会成员回国。¹ 叙利亚政府坚决拒绝了土耳其的要求。

除土耳其外，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向叙利亚政府施压。2011年11月，阿盟决定停止叙利亚在阿盟的席位。西方国家的立场也发生了变化。2011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改变“巴沙尔·阿萨德正在失去合法性”的说法，表示他已经失去合法性。² 8月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公开表示，巴沙尔必须下台。但是中、俄的立场与此不同。2011年10月4日和2012年2月4日，两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两次否决了涉及叙利亚问题的决议草案。国际社会围绕叙利亚问题出现严重分歧。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2012年2月23日，联合国秘书长任命安南为叙利亚问题特使，负责在联合国框架内斡旋叙利亚危机；另一方面，法国总统萨科奇提出在联合国框架之外召开“叙利亚之友”会议，对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支持，第一次会议于2月24日在突尼斯举行，由美国、欧盟和阿盟三方联合主办。

叙叛逃军官纷纷组建新的反对派军事组织。2011年12月，叛逃的穆斯塔法·谢赫将军自行组织“叙利亚自由军最高军事委员会”。2012年初，叙利亚危机由武装冲突逐步发展为全面内战。2012年3月，叙利亚境内的反对派武装成立了地方“军事委员会”，负责叙境内的武装活动。5月开始，叙境内的反对派武装在叙土边界地区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控制了一些边境通道，从而打通了与外部的联系。在沙特和卡塔尔的帮助下，土耳其在边境地区设立秘密基地，向反对派提供武器，美国中情局也介入了相关活动。³ 这也使得叙境内和境外的反对派武装力量有机会实现某种形式的联合。9月，反对派武装组成“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司令部”，得到叙穆兄会和全国委员会的支持。该机构及其附属部队在叙利亚地面战场上取得了一定进展，而这主要“得益于这些军事委员会和伊斯兰主义武装在战场军事行动中的广泛协作”。⁴

1 Damla Aras, Turkish-Syrian Relations Go Downhill, *Middle East Quarterly*, Spring 2012, pp. 41-50, <http://www.meforum.org/3206/turkish-syrian-relations>.

2 James L. Gelvin, *The Arab Uprising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First Edition, 2012, p.115.

3 Elizabeth O'Bagy, *The Free Syrian Army*,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March 2013, p.11.

4 Marwan Qabalan, *The Armed Syrian Opposition: Common Aim but No Vision*, Arab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Policy Studies, August 2013, p.7.

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从建立之初就具有强烈的穆兄会色彩。为了将其他反对派政治势力纳入进来，美国和支持反对派的其他国家推动成立新的反对派政治组织。在此背景下，2012年11月，各种反对派政治势力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议，并于11月11日宣布成立“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简称叙利亚“全国联盟”。全国联盟的构成包括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叙穆兄会、叙利亚革命总委员会、地方协调委员会、各地的革命委员会、部分库尔德领袖和其他反对派人士。该组织成立的目的是“充当温和的保护伞组织，代表叙利亚反对派中的大部分活动家、民兵和地方委员会成员，从而给国际捐赠方一个合法和统一的渠道，来向反对派提供援助”。¹ 土耳其和卡塔尔倾向于支持其中的穆兄会势力，而出于对穆兄会影响力的担心，沙特和阿联酋则倾向于支持其中的非穆兄会势力。全国联盟成立之后，先后得到海湾国家、法国和土耳其的承认；12月12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的第四次“叙利亚之友”会议上，全国联盟获得了更多国家的承认。

在多哈会议期间，各方对成立新的反对派武装指挥机构的事情也进行了讨论。2012年12月7日，260名反对派武装领导人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会议，决定成立“最高联合军事司令部”，简称“最高军事司令部”，并任命萨利姆·伊德里斯为指挥官。最高军事司令部主要整合了叙利亚自由军、14个地方军事委员会及其他一些军事力量。值得指出的是，此前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司令部排斥所有具有伊斯兰主义色彩的武装组织参与，但最高军事司令部则与伊斯兰主义武装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美、英、法、土耳其、约旦和海湾国家的安全官员出席了安塔利亚会议。“成立叙利亚反对派全国联盟和最高军事司令部的目的是给叙利亚的政治和军事反对派施加一个自上而下的全国战略及治理结构，并利用其所获的国际政治、财政和军事支持来影响叙利亚国内的反对派群体”。²

到2012年底，叙利亚反对派经过整合，形成了全国联盟和最高军事司令部相互联系但又彼此独立的组织架构；美、欧、土耳其和部分阿拉伯国家以“叙利亚之友”会议为平台，在联合国框架之外，形成了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国际机制；叙土边境成为反对派获得补给的主要通道。西方国家和部分地区国家以推翻叙利亚政府为目的，大力支持叙利亚政治和军事反对派，这使得联合国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努力很难发挥作用。2012年3月16日，联合国及阿拉伯联盟和平特使安南提出六点和平倡议，包括启动叙利亚人主导的包容性政治进程、停火、及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释放人犯、保证记者的报道自由以及保证结社与和平示威的权利。27日叙利亚政府正式表示接受安南倡议，但4月1日“叙利亚之友”第二次

1 Ken Sofer and Juliana Shafroth, *The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Syrian Opposition*,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May 14, 2013, p.3.

2 Ken Sofer and Juliana Shafroth, *The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Syrian Opposition*,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May 14, 2013, p.2.

会议仍如期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议表示了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并要求对安南和平倡议的实施设定时间表。6月30日，叙利亚问题“行动小组”外长会议在日内瓦举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外长、联合国和阿盟秘书长、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以及土耳其、卡塔尔、科威特和伊拉克外长出席了会议。7月，安南承认其斡旋叙利亚危机的努力失败。7月19日，中、俄第三次在联合国否决了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决议草案。8月2日，安南宣布辞职，由阿尔及利亚资深外交官拉赫达尔·卜拉希米接任。

二、伊斯兰主义武装的出现和扩大

当下叙利亚的伊斯兰主义武装主要包括“伊斯兰阵线”、“努斯拉阵线”和“达伊什”组织。

从2011年开始，伊斯兰主义武装在叙利亚开始出现并不断扩大。这些武装主要包括三种力量：

（一）“伊斯兰阵线”（Islamic Front）

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后，数以百计的具有伊斯兰主义色彩的各种武装组织纷纷开始出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沙姆自由人（Ahrar al-Sham）。2011年，一批小型的萨拉菲主义（一种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组织联合组成沙姆自由人，主要在北部的阿勒颇省和伊德利卜省活动。该组织立场比较灵活，与叙利亚自由军、伊德利卜军事委员会及其他伊斯兰主义武装均有合作。其政治领导人是艾布·艾依曼。真理旅（Liwa al-Haqq）。2012年8月，七个在霍姆斯地区活动的萨拉菲主义武装组织合并为真理旅，该组织与沙姆自由人有密切合作。沙姆之鹰（Suqour al-Sham）。2011年9月在伊德利卜省成立，领导人是艾哈迈德·尔萨。伊斯兰旅（Liwa al-Islam），后改称伊斯兰军（Jaysh al-Islam）。该组织主要在大马士革地区活动，领导人为扎赫兰·阿鲁什。法鲁克团（Farouq Battalion）。2011年在霍姆斯成立，在霍姆斯、哈马和伊德利卜等省活动。

2012年夏秋，随着叙利亚政治反对派和叙利亚自由军逐渐整合，这些伊斯兰主义武装组织也开始在部分地区国家的推动下进行整合。2012年9月，以沙姆之鹰、伊斯兰旅、法鲁克团等组织为核心，20多个伊斯兰主义武装组织宣布联合，成立“叙利亚伊斯兰解放阵线”（Syrian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SILF）。这些组织大多具有温和伊斯兰主义色彩，分别保留自己的独立名称，独立进行活动。2012年12月21日，以沙姆自由人、真理旅为首的12个萨拉菲主义武装组成“叙利亚伊斯兰阵线”（Syrian Islamic Front/SIF）。该组织相对激进，并建立了联合的组织和指挥架构。

美欧等国希望相对温和的叙利亚伊斯兰解放阵线可以通过最高军事司令部的机制与叙利亚自由军加以整合，但现实却是，叙利亚伊斯兰解放阵线与更为激进

的叙利亚伊斯兰阵线越走越近。2013年11月22日,来自叙利亚伊斯兰阵线的沙姆自由人、安萨尔沙姆军团(Kataib Ansar al-Sham)和真理旅三个组织,来自叙利亚伊斯兰解放阵线的沙姆之鹰、陶希德旅(Liwa al-Tawhid)和伊斯兰军三个组织,以及库尔德伊斯兰阵线(Kurdish Islamic Front/KIF)共七个组织,组成新的“伊斯兰阵线”。在“伊斯兰阵线”发布的声明中,该组织“呼吁建立伊斯兰国家并实施伊斯兰法,尽管并未明确界定要采取何种手段。‘伊斯兰阵线’坚决反对世俗主义、人的立法权(即相信法律来自真主而非来自于人)、民选政府和库尔德分裂建国”。¹“伊斯兰阵线”不主张全球圣战,也不是美国认定的恐怖主义组织,但是,“如果相信‘伊斯兰阵线’会彻底切断与圣战分子的关系并成为此前伊拉克觉醒运动那样的组织,这无疑是错误的。‘伊斯兰阵线’和‘努斯拉阵线’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与达伊什也有一定的关系,尽管‘伊斯兰阵线’对‘达伊什’的意图和手段都持怀疑态度”。²

(二)“努斯拉阵线”(Jabhat al-Nusra/JN)

2011年8月,作为“伊拉克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ISI)的一个分支组织,“努斯拉阵线”借叙利亚危机爆发之机进入叙利亚,其领导人是叙利亚人艾布·穆罕默德·戈兰尼。2012年1月23日,“努斯拉阵线”通过社交媒体发布视频,正式宣布该组织的存在。该组织在初期掩盖自己“基地”组织分支的身份,以减少其在叙利亚扩大影响的障碍。2013年3月,包括“努斯拉阵线”、沙姆自由人和叙利亚自由军在内的反对派武装联合攻占了叙利亚东北部的拉卡市,这是反对派武装攻占的第一个省会城市。

2013年4月,伊拉克伊斯兰国的首领艾布·伯克尔·巴格达迪要求“努斯拉阵线”与“伊拉克伊斯兰国”正式合并,以恢复对“努斯拉阵线”的领导权。戈兰尼寻求“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赫里的帮助,要求他进行斡旋。扎瓦赫里公开宣布“努斯拉阵线”和“伊拉克伊斯兰国”互不隶属,分别是“基地”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分支。他还派遣艾布·哈立德·苏里到叙利亚进行斡旋。

2013年12月20日,戈兰尼接受半岛电视台的采访,明确表示其对圣战和伊斯兰教法统治的支持。他将这个过程看作是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承认其他伊斯兰主义组织的存在,并愿意与之合作。他认为,叙利亚政府主要包括安全部队、军队和领导人三个部分,而他最先打击的是安全部队,2011年12月27日,“努斯拉阵线”第一次进行武装行动,攻击的就是大马士革和代尔祖

1 Aaron Y. Zelin, *Rebel Consolidating Strength in Syria: The Islamic Front*,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December 3, 2013, in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rebels-consolidating-strength-in-syria-the-islamic-front>.

2 Ibid.

尔的叙利亚安全部队。¹“努斯拉阵线”建立了高度分散的地方军事指挥系统，而不是由戈兰尼直接指挥各地的军事行动，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地方指挥官的灵活性，从而对叙利亚政府军形成重大的威胁和杀伤。

“努斯拉阵线”在叙利亚组成了一个包括三个层次的盟友体系。第一层，对于那些与“努斯拉阵线”具有意识形态相似性且持较激进立场的武装组织，“努斯拉阵线”与其进行全面的密切合作，而这些组织也受到“努斯拉阵线”的深度影响。“努斯拉阵线”并不强迫这些组织与其合并，而是利用其独立的作战和组织结构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最突出的例子如沙姆自由人，该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艾布·哈立德·苏里原本就与“努斯拉阵线”有密切的关系。此类组织还有阿勒颇的安萨尔丁阵线（Jabhat Ansar al-Din）。这是2014年7月25日成立的一个萨拉菲主义武装联合组织，其中包括迁士与辅士军（Jaysh al-Muhajireen wa al-Ansar）和主要由摩洛哥人组成的伊斯兰沙姆运动（Harakat Sham al-Islam）。第二层，是那些与“努斯拉阵线”具有意识形态相似性但立场更为温和的组织，“努斯拉阵线”与其保持战场上的密切合作，试图通过长期的合作对其施加影响，从而逐渐使其转化为第一层盟友。这样的组织包括沙姆军团（Faylaq al-Sham）、沙姆战士（Ajnad al-Sham）和伊斯兰阵线中的沙姆之鹰、伊斯兰军等。第三层，是包括叙利亚自由军在内的世俗反对派武装。“努斯拉阵线”在战场上与这些武装合作，使这些武装对“努斯拉阵线”的武装力量产生依赖，并从这些武装那里获得自己急需的武器装备。²此外，对于那些加入“努斯拉阵线”的外籍人员，“努斯拉阵线”则维持其相对独立性。如主要由突尼斯人组成的“突尼斯人支队”（Saraya al-Tuaanisa）和赛义夫拉·希沙尼领导的主要由车臣人组成的“哈里发军”（Jaysh al-Khilafa）。

“努斯拉阵线”广泛结盟的策略使得其在政治上和战场上获得了较多的支持。2012年12月，当美国将“努斯拉阵线”列入国际恐怖组织名单时，有29个叙利亚反对派势力对此表示不满。当时，美国国务院是将“努斯拉阵线”作为“伊拉克基地组织”的分支列为恐怖组织的；2014年5月，美国国务院将之作为独立的恐怖组织列入国际恐怖组织名单。

（三）“达伊什”组织（Daesh）

“达伊什”组织的前身是艾布·穆斯阿布·扎卡维1999年在约旦创立的“信主独一与圣战协会”。2003年，该组织借伊拉克战争之后的混乱局面进入伊拉克；

1 Summary of Interview with Jabhat al-Nusra Leader; Muhammad Al-Joulani on Al-Jazeera, *Proposition Revival*, December 20, 2013, <https://propositionrevival.com/2013/12/20/summary-of-interview-with-jabhat-al-nusra-leader-muhammad-al-joulani-on-al-jazeera/>.

2 Jennifer Cafarella, *Jabhat al-Nusra in Syria: An Islamic Emirate for al-Qaed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December 2014, pp.17-20.

2004年宣布效忠于“基地”组织，更名为“两河流域基地组织”（亦称“伊拉克基地组织”）。2004年12月，美国国务院将之列入恐怖组织名单。2006年6月，扎卡维被美军空袭炸死后，该组织随即于当年10月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2010年5月16日，艾布·伯克尔·巴格达迪成为新的领导人。2011年，随着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和叙利亚危机的爆发，巴格达迪决定在叙利亚扩展势力，遂派遣戈兰尼进入叙利亚创立“努斯拉阵线”。2013年4月，巴格达迪宣布“伊拉克伊斯兰国”与“努斯拉阵线”合并，更名为“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ISIS），其阿拉伯语缩写即为“达伊什”。由于“努斯拉阵线”和扎瓦赫里都反对这一合并，巴格达迪遂于2014年2月3日宣布正式脱离“基地”组织，并取得对拉卡的控制权，以之作为“达伊什”组织的首都。

“达伊什”组织与“努斯拉阵线”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的主体是叙利亚人，而前者的领导层主要是伊拉克人。因此，“努斯拉阵线”完全以叙利亚为目标，而“达伊什”组织则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两个方向拓展势力。2014年1月，“达伊什”组织占领伊拉克费卢杰；6月5日，占领伊拉克萨马拉；6月10日，占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并于次日占领提克里特。6月29日，“达伊什”组织宣布成立哈里发国家，亦称“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IS）。8月，“达伊什”组织武装抵近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阿尔比勒。“达伊什”组织在其控制区域内实施暴力统治，并拒绝与其他武装组织合作，其他组织要么加入“达伊什”组织，要么被消灭。“达伊什”组织在其控制区设立数个省，建立各级政权组织。

伊斯兰主义武装的扩大，也吸引了大量外籍武装分子来到叙利亚和伊拉克。根据苏凡集团（Soufan Group）2015年12月的报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外籍武装分子来自86个国家，总人数在2.7万人到3.1万人之间。其中人数最多的五个国家为突尼斯（6000人）、沙特（2500人）、俄罗斯（2400人）、土耳其（2100人）和约旦（2000人）。按地区划分，中东地区8240人、马格里布地区8000人、西欧5000人、前苏联地区4700人、东南亚地区900人、巴尔干地区875人、北美地区280人。从2014年6月到2015年12月，来自西欧国家的武装分子增加了一倍，而来自俄罗斯和中亚的武装分子则增加了300%。¹

三、内部结构和外部因素影响

叙利亚是一个多元社会。从民族上看，其人口的90%为阿拉伯人，约9%为库尔德人，其他为亚美尼亚人、切尔克斯人和土库曼人等。从宗教和教派上看，包括阿拉伯、库尔德、切尔克斯和土库曼人在内的伊斯兰教逊尼派占74%；什叶

¹ The Soufan Group, *Foreign Fighters: An Updated Assessment of the Flow of Foreign Fighters to Syria and Iraq*, December 2015, pp.4-5.

派及其支派阿拉维派、德鲁兹派和伊斯玛仪派16%，基本都是阿拉伯人；包括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在内的基督宗教各派别占10%。其中，阿拉维派占总人口的11%—12%左右。¹

叙利亚执政党复兴党的意识形态是左翼和世俗主义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这获得了包括基督教徒、阿拉维派、德鲁兹派和伊斯玛仪派等宗教少数派的支持，但对库尔德人等少数民族则缺乏吸引力。叙利亚政府通过实行经济自由化的政策，“扩大了巴沙尔政府的基础，确保日益扩大的逊尼派城市中产阶级上层作为这些经济改革的受益者对政府忠诚。在大马士革，以及较小程度上在阿勒颇，逊尼派和基督教商业精英从阿萨德的政策中受益，他们有了更多接近政治权力的途径”。² 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通过纠偏运动上台后，阿拉维派在军队中开始占据绝对支配的地位。现在叙利亚20万士兵中，有大约70%是阿拉维派；在军官中，大约80%为阿拉维派。最为精锐的共和国卫队，由巴沙尔的弟弟马希尔（Maher）指挥，完全由阿拉维派组成。³

这样的社会、经济和军事结构，在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尤其是伊斯兰主义武装出现并逐步扩大之后，使得叙利亚政府获得了稳定的民众支持。出于对伊斯兰主义武装以武力强行推行其统治的恐惧和担忧，占人口26%的宗教少数教派大多站在政府一边；大马士革等大城市的逊尼派中产阶级也没有成为政府的对立面；而库尔德人由于受到“达伊什”组织的攻击，自然而然成为政府的忠实伙伴。从政府方面讲，军队和安全部队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成建制的叛逃，这是对反对派武装的关键力量。

特定的社会、经济、军事结构和外部盟友的支持使得叙利亚政府仍能坚持。

除此之外，外部盟友的支持对叙利亚政府也是至关重要的。叙利亚与俄罗斯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944年7月，叙利亚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1946年，双方签订协议互设使馆。1954年2月叙利亚政变后，新上台的政权具有左翼阿拉伯民族主义色彩，重视发展与苏联的关系，成为继埃及之后第二个接受苏联军援的阿拉伯国家。1966年2月政变后主导叙利亚的阿拉维派力量与苏联关系更为密切。1971年，叙利亚和苏联签订协议，向苏联开放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并于1974年将之升格为苏军的海外基地。这是苏联在地中海地区唯一的军事基地。1977年，哈菲兹·阿萨德总统访问苏联；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媾和之后，叙利亚与苏联于1980年在莫斯科签订《叙苏友好合作条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叙利亚成为苏联在中东地区布局的中心；而在戈

1 Flynt Leverett, *Inheriting Syria: Bashar's Trial by Fire*,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2005, p.2.

2 Benedetta Berti and Jonathan Paris, *Beyond Sectarianism: Geopolitics, Fragmentation, and Syrian Civil War*,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Strategic Assessment, Volume 16, No. 4, Jan 2014, p.23.

3 Reva Bhalla, Making Sense of the Syrian Crisis, Stratfor Enterprises, *Geopolitical Weekly*, May 5, 2011, <https://www.stratfor.com/weekly/20110504-making-sense-syrian-crisis>.

尔巴乔夫时期，叙利亚与苏联的关系有所倒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萎缩，重点放在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国，但塔尔图斯军港对于俄罗斯具有特殊意义，叙利亚也成为俄罗斯展示其在历史上对中东地区重大影响力的唯一象征。1999年和2005年，哈菲兹·阿萨德总统和巴沙尔·阿萨德总统先后访问俄罗斯；2010年，梅德韦杰夫总统访问叙利亚，是俄罗斯独立后第一位访叙的总统。2010年底中东变局爆发后，梅德韦杰夫由于在利比亚问题上的软弱立场受到指责；因此，在叙利亚危机爆发后，俄罗斯采取了支持叙利亚政府的立场。

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媾和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使得叙利亚与伊朗在反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应对以色列威胁和支持黎巴嫩什叶派抵抗力量等方面有了更多共同利益。“（伊朗）新生的伊斯兰主义革命政权和叙利亚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府发展了密切的双边关系，并最终形成联盟，以应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伊拉克、以色列以及美国在黎凡特和波斯湾地区的挑战”¹。叙利亚是第一个承认伊朗新生政权的阿拉伯国家。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后，叙利亚站在伊朗一边，因而受到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的孤立。两伊战争期间，叙利亚关闭了伊拉克和叙利亚之间的输油管道，并向伊朗提供导弹。20世纪90年代，双方在黎巴嫩、海湾战争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巴以和平进程和美军在海湾的存在促使两国共同面对压力。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美军长期驻留伊拉克、2005年叙利亚军队撤出黎巴嫩、围绕核问题对伊朗的制裁以及2006年和2009年以色列对真主党和哈马斯的军事打击，推动叙伊越来越密切地进行合作。

围绕叙利亚危机，国际社会发生了分化。俄罗斯和伊朗成为叙利亚政府坚定的支持者，中国秉持不干涉内政、不以武力实施政权更迭以及政治解决危机等原则，也反对外部势力武力干预并推翻叙利亚政府。而美国、欧洲、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出于各自的考虑，主张推翻叙利亚政府，巴沙尔必须下台。中、俄连续四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涉叙提案，使得部分国家大规模武装干预叙利亚局势的意图无法实现。

2013年8月21日，叙利亚化武危机爆发，这被认为是触碰了美国划定的红线。8月27日，奥巴马和卡梅伦通电话，决定使用武力打击叙利亚政府；但是由于英国议会投票反对出兵，美国的立场也随之软化。俄罗斯提出“化武换和平”的建议，9月14日，美、俄出台框架协议；9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有关叙利亚化学武器的2118号决议，对叙境内的化学武器进行核查和销毁。美国解决叙利亚化武危机的方式，令沙特等国深感失望。2013年9月，伊核谈判出现新的势头，并于11月24日达成初步协议。在此期间，10月18日，沙特宣布放弃刚刚获得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以表达不满。为了应对即将

1 Jubin M. Goodarzi, *Syria and Iran*, I.B. Tauris, London and New York, New Edition, 2009, p.2.

举行的第二次叙利亚问题日内瓦会议，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主义武装整合为伊斯兰阵线，并明确表示反对日内瓦会议；2014年1月20日，由于全国联盟考虑参加日内瓦会议，全国委员会宣布退出全国联盟。1月22日，第二次叙利亚问题日内瓦会议开幕，此次与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最大的区别在于，叙利亚政府受邀与会，在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卜拉希米的主持下，与反对派全国联盟展开谈判。

2012年初，叙利亚武装冲突已经演化为全面内战，尤其是大量伊斯兰主义武装势力出现，诱发各种什叶派武装力量进入叙利亚，帮助叙利亚政府作战。2012年底，在伊朗的帮助下，叙利亚政府将各地的准军事组织“人民委员会”改编成“国民防卫军”，作为各地的地方保安武装，维护本地安全。到2015年，该组织有约4万人。¹ 2012年夏秋之际，在叙利亚的伊拉克什叶派难民为了保卫大马士革郊区的什叶派圣地赛义黛·宰奈卜清真寺，组成“艾布·法德勒·阿巴斯旅”（Liwa Abu Fadl al-Abbas/LAFA）。² 2012年夏到2013年春，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的“真理派游击队”（Asaib ahl al-Haqq/AAH）、“真主党军团”（Kataib Hizbollah）、“首席烈士军团”（Kataib Sayyid al-Shuhada/KSS）等先后进入叙利亚。2013年5月，真主党正式宣布介入叙利亚内战，参与古赛尔战斗。从2013年到2014年初，更多的伊拉克和阿富汗什叶派进入叙利亚作战，阿富汗人组成“法特米云旅”（Fatimiyun Brigade）。什叶派武装先后参加了东姑塔战斗和卡拉蒙山战斗。在数年的作战行动中，叙利亚军队已经损失了约10万人。本土和境外什叶派武装弥补了叙利亚正规军兵员的不足，也极大提升了叙利亚军队的士气。2013至2014年，叙利亚政府在防御上取得了一些胜利，并成功组织了几次反攻。³

四、军事行动和政治解决努力

2014年6月开始，“达伊什”组织在伊拉克迅速扩张。8月8日，美国宣布对伊拉克境内的“达伊什”武装展开空袭；9月22日，美国宣布已经开始对叙利亚境内的“达伊什”武装进行空袭。2014年9月10日，奥巴马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打击“达伊什”组织的战略目标是通过全面持久的反恐战略削弱并最终摧毁“达

1 Oytun Orhan, *The Shiite Militias in Syria and Political Solution*, *ORSAM Review of Regional Affairs*, No. 26, June 2015, p.7.

2 Phillip Smyth, *The Shiite Jihad in Syria and its Regional Effects*,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Policy Focus 138, 2015, pp.21-22.

3 Oytun Orhan, *The Shiite Militias in Syria and Political Solution*, *ORSAM Review of Regional Affairs*, No. 26, June 2015, p.3.

伊什”组织。¹ 9月11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沙特吉达与来自海湾六国、埃及、伊拉克、约旦和黎巴嫩10个阿拉伯国家的外长举行会议，土耳其外长也参加了会议，共同讨论建立打击“达伊什”组织的国际联盟。9月15日，在法国巴黎举行了“伊拉克和平安全国际会议”。9月19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反对“达伊什”组织的国际联盟名单，包括英、法等50多个国家以及欧盟、北约和阿盟等地区组织。

除了空袭行动，美国还设计了“伊拉克优先”的打击“达伊什”组织战略。为此，美国培训和资助伊拉克军队、库尔德军队；培训伊拉克逊尼派部落战士，先后在阿萨德空军基地和安巴尔省培训伊拉克逊尼派部落战士。此外，美国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非致命性武器和资助；并决定从2014年起每年培训5400名叙利亚反对派，连续培训三年，但在2015年10月，美国已经宣布停止该计划。2014年9月8日，在美国和伊朗的推动下，伊拉克更换领导人，由阿巴迪接替马利基担任总理，试图缓和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关系。

但是空袭的效果以及美国打击“达伊什”组织战略的总体效果都比较有限。根据美国公布的数字，2014年美军共执行了6981次空中打击任务，其中仅有1411次实际开火，开火比例为五分之一；2015年前9个月共执行16200次空中打击任务，其中5560次实际开火，开火比例为三分之一。如果把情报搜集和侦查飞行算进去，那么具有实际作战效果的行动占空中打击行动的比例则分别下降到1/6.5和1/4.2。²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安全问题专家考迪斯曼（Anthony H. Cordesman）指出，对于打击“达伊什”组织这样高度分散部署的轻装武装力量、配合收复被其占领的城市居民区和支持巷战，这样的空袭都不能证明是有效的。³

2014年，“达伊什”组织在伊拉克的扩张引起大量伊拉克什叶派返回伊拉克，保卫伊拉克的什叶派地区，叙利亚政府军的实力因此受到削弱。2015年初，以“努斯拉阵线”为主的伊斯兰主义武装调整了策略，开始通过“协调机制”与其他武装联手发动针对政府军的进攻。2015年3月24日，“努斯拉阵线”与沙姆自由人、沙姆战士、真理旅、沙姆军团、阿克萨军（Jund al-Aqsa）等多个伊斯兰主义武装组成名为“征服军”（Jaysh al-Fatah）的协调机制。3月28日，以努斯拉阵线为首的“征服军”通过几天的战斗占领伊德利卜市，这是2013年占领拉卡市后反对派武装占领的第二个省会城市。这次胜利强化了“努斯拉阵线”的地位，使得很多不愿意加入“达伊什”组织的武装组织将与“努斯拉阵线”的协

1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Press Secretary,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on ISIL, September 10, 2014,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9/10/statement-president-isil-1>.

2 Anthony H. Cordesman, *Creeping Incrementalism: U.S. Strategy in Iraq and Syria from 2011 to 2015*, CSIS, Nov 2015, p.14.

3 Ibid.

调机制视为打击叙利亚政府的最佳手段。“征服军”协调机制的胜利，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沙特、卡塔尔和土耳其开始抛开分歧，联手支持伊斯兰武装的联合行武装动；面对“达伊什”组织的强大威胁，各派伊斯兰武装有意强化内部联合，以与之抗衡；2014年11月，“努斯拉阵线”击败了美国支持的“哈兹姆运动”（Harakat Hazm）和“叙利亚革命者阵线”，既清除了挑战者，还从这些武装手里缴获大量美制装备，增强了自身实力。¹与叙利亚自由军南方阵线和由72个组织在2014年8月联合而成的“叙利亚革命指挥委员会”相比，协调机制充分显示了自身的有效性，在对叙利亚政府造成极大威胁的同时，也提升了“努斯拉阵线”的地位。

伊德利卜市的陷落，使叙利亚政府在拉塔基亚省和阿勒颇省的防御都面临严峻挑战。从2015年4月到7月，以“努斯拉阵线”为首的伊斯兰主义武装又组成“胜利之战”（Ma'raka al-Nasr）协调机制，发起对吉斯尔·舒古尔镇的攻击并占领该镇。吉斯尔·舒古尔位于阿希河岸边，是拉塔基亚到阿勒颇公路的关键控制节点。在这个战略要地易手之后，一方面，拉塔基亚省大门洞开；另一方面，由于叙利亚政府从其他地方抽调精锐来增强防御，造成其他地方兵力减少，从而为“征服军”向哈马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达伊什”组织借机于2015年5月18日占领叙利亚中部古城帕尔米拉，并向前出兵到霍姆斯东南的盖尔耶泰因和哈马东南的塞莱米耶，意图切断叙利亚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并直插入黎巴嫩北部。2015年7月，叙利亚政府的局面岌岌可危。

为了缓解叙利亚政府的巨大压力，2015年7月，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卡希姆·苏莱曼尼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向俄罗斯提出在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的请求。2015年9月30日，俄罗斯开始在叙利亚展开打击伊斯兰主义武装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俄罗斯、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四方在伊拉克巴格达建立情报中心。在2015年10月10日的电视采访中，普京明确表示：在叙利亚，“我们唯一的目标是支持合法政府，并创造政治解决的条件”。²俄罗斯无意彻底消灭叙利亚反对派或帮助叙利亚政府收复全境，也无意在叙利亚危机中彻底站在伊朗一边而削弱沙特和土耳其。因此，无论是2015年10月31日俄罗斯客机在埃及西奈遭恐怖袭击而坠毁还是11月24日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俄罗斯都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扭转了叙利亚政府在战场上的不利态势，使得推翻叙利亚政府成为不现实的目标，并帮助叙利亚政府恢复了从阿勒颇到德拉便于防御的防线。

1 Wladimir van Wilgenburg, *The Rise of Jaysh al-Fateh in Northern Syria*, Terrorism Monitor, Vol 13, Issue 12, June 2015, http://www.jamestown.org/programs/tm/single/?tx_ttnews%5Btt_news%5D=44027&cHash=0b4ad2f6b4306e9ef3cc7f6f8d8db310#.VxTrFuyUZ1M.

2 President of Russia, *Interview to Vladimir Solovyov*, October 12, 2015,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0482>.

在这一背景下,2015年10月30日,叙利亚问题有关国家外长扩大会议在维也纳举行,伊朗第一次受邀参加。会议形成“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机制,并就开启联合国主导的叙利亚和平进程基本达成共识。11月14日,在维也纳举行了第二次外长会议,各方就叙利亚政治进程路线图达成共识,要求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在六个月内通过谈判组建过渡政府,并在18个月内举行大选。11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打击“达伊什”组织的2249号决议。12月18日,第三次外长会议在纽约举行,随后联合国安理会就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通过决议。

2016年2月1日,叙利亚问题第三次日内瓦会议启动。沙特负责反对派代表团的组建工作,这些反对派组成“高级谈判委员会”。但会议因阿勒颇的军事冲突无果而终。2月12日,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第四次外长会议在慕尼黑达成重要共识,主张在一周内实现停火。2月22日,美、俄就叙利亚停火发表联合声明,两国总统为此通了电话。停火不包括针对“达伊什”组织和联合国认定的恐怖组织的军事行动。27日,叙利亚实现停火。从3月14日至24日,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在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的斡旋下,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一阶段的会议。4月13日,第二阶段会议在日内瓦开幕。

2016年3月14日,俄罗斯宣布从叙利亚部分撤军,但仍保留了在叙利亚进行军事行动的能力。在俄罗斯空军的配合下,叙利亚政府军3月9日发起收复帕尔米拉的战斗,并于3月27日从“达伊什”组织控制下收复帕尔米拉,这被认为是叙利亚政府军重要的军事胜利。叙利亚政府军的行动彻底打破了“达伊什”组织试图南北分割叙利亚并进入黎巴嫩的战略意图。这引起了“努斯拉阵线”的警觉。从3月中旬开始,“努斯拉阵线”联合其他伊斯兰主义武装,于4月2日在阿勒颇和叙土边界地区对叙政府军发动进攻。

目前,在叙利亚战场上已经形成某种均势。俄罗斯有意推动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的政治谈判,并在伊朗和沙特、土耳其之间保持平衡。2015年5月、12月和2016年3月,克里三次访问俄罗斯,并实现了与普京的会面。以叙利亚危机为抓手,俄罗斯成功实现了与美国关系的重启,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乌克兰危机之后形成的僵局。在日内瓦会议中,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去留成为焦点。俄罗斯要在叙利亚维护其包括军事基地在内的核心利益,并要保证叙利亚政府不被推翻,但是在巴沙尔去留的问题上,俄罗斯的政策存在弹性。美国奥巴马政府任期内已无力解决叙利亚危机,因此要保证在不失控的前提下,交给下一届政府去处理。美俄之间就叙利亚问题形成了暂时的缓和,但叙利亚危机仍充满变数。伊朗坚决支持巴沙尔,并决心帮助叙利亚政府彻底消灭伊斯兰主义武装,伊朗和俄罗斯之间存在明显的政策差异。3月17日,叙利亚库尔德人宣布在叙利亚北部成立联邦区,触碰到土耳其、叙利亚、伊朗和伊拉克的敏感神经。沙特希望以叙利亚为抓手,推动也门问题的解决。“达伊什”组织

美俄之间就叙利亚问题形成了暂时的缓和,但叙利亚危机仍充满变数。

在土耳其、法国、比利时等国发动恐怖袭击，对有意限制和打击“达伊什”组织的国家进行威慑，同时在北非和阿富汗等地扩展势力。“努斯拉阵线”有意通过破坏停火和扩大地盘，来维持自己的势力。难民问题的外溢效应有可能引发欧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美国下一届总统将制定什么样的叙利亚政策，更是叙利亚危机有关各方高度关注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叙利亚危机目前呈现的某种均势以及政治解决的势头仍然非常脆弱。